

重生于康熙末年

一



雁九◎著

ZHUAN
LIUNIAN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重生于康熙末年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生于康熙末年—转流年/雁九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2

ISBN 978-7-5461-0247-4

I. 重… II. 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6360 号

重生于康熙末年—转流年

雁九 著

责任编辑: 沈杰 李玲玲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hsbook.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20 千

印 数: 00001—10000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61-0247-4

定 价: 26.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 子

1

第一卷·世家子

第一章	往事	5
第二章	亲戚	10
第三章	双喜	15
第四章	父母	20
第五章	学堂	25
第六章	变故	31
第七章	流落	36
第八章	乞儿	41
第九章	贵人	46
第十章	读书	51
第十一章	“来客”	56
第十二章	归途	61
第十三章	家国	66
第十四章	文武	71

第二卷·流年转

第十五章	纨绔	77
第十六章	兄妹	82
第十七章	林下斋	87
第十八章	筹谋	92
第十九章	解惑	97
第二十章	群芳	102
第二十一章	见驾	107
第二十二章	秦淮	112
第二十三章	新朋	117
第二十四章	献策	122
第二十五章	光阴	127
第二十六章	埋祸	132
第二十七章	红白事	138
第二十八章	修行	142

第三卷·京都行

第二十九章	偶遇	149
第三十章	王府	154
第三十一章	谎言	159
第三十二章	纳兰	164
第三十三章	初当值	169
第三十四章	子夜杀戮	174
第三十五章	娇客	179
第三十六章	暗涌	184
第三十七章	风来	189
第三十八章	送礼	194
第三十九章	委屈	199
第四十章	真相	204
第四十一章	余波	210
第四十二章	投机	215
第四十三章	交际	221
第四十四章	棋局	227
第四十五章	亲至	231
第四十六章	赴宴	236

第四卷·野茫茫·卷三

第四十七章	留宿	章一十	243
第四十八章	随扈	章一十	248
第四十九章	风雨	章一十	252
第五十章	殴斗	章一十	257
第五十一章	战后	章一十	262
第五十二章	套马	章一十	267
第五十三章	前奏	章一十	272
第五十四章	目睹	章一十	276
第五十五章	流言	章一十	282
第五十六章	庆生（上）	章一十	287
第五十七章	庆生（下）	章一十	292
第五十八章	差事	章一十	297
第五十九章	一诺	章一十	303
第六十章	回銮	章一十	308

引子

“早说了天热，学堂那边先停停，偏偏地让你扭着送了去。如今正是酷暑，外边的日头大人都受不了，何况颀儿的身子骨自幼又不好！”略带埋怨的声音。

“我也没办法，老太君宠得太厉害，已经满七岁了，还整日里在内宅厮混，若不严厉些，长大可怎么得了！”中年男子的声音。

曹雍躺在床上，听得迷迷糊糊，只觉得浑身酸软，想睁开眼睛，眼皮却重似千斤。他用了半天的力，才睁开一点点，顺着眼缝打量着，心中却已经惊涛骇浪。入眼先是褐色雕花的房梁，轻轻扭过头去，满屋子的古香古色，家具比那红木博物馆里展出的还要古朴，一个穿着淡青色锦缎衣服的女人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低头暗泣，看不清五官，只是头上的珠翠微动；不远处有个人背对着身子站立，一条黑油油的长辫子垂在脑后。曹雍并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辫子，他在电视中的清宫剧里常常能见到，怎么可能不认识？

“长房就这一个孙子，老太君宠宠也是人之常情，何况颀儿又是个懂事的！”女人一边拭泪，一边辩白，因此没有注意到床上的小人儿有什么异样。

“哎，不是大夫看过了吗，只是中暑，养两日就好了。倒是老太太那边，要想个法子瞒下来，省得老太君着急，怎么也是快七十岁的人了！”那背对着身子的人，抬起手来拍了拍脑袋，叹气道。

曹雍更加迷糊，又是儿子，又是孙子的，这是怎么回事？正想着，就听屋外传来冷哼声：“哼，把我的宝贝孙儿逼成这样，倒要来装孝子，真当我老婆子是瞎子聋子不成！”随着说话声，一个略显富态的老妇人在丫鬟婆子簇拥下走了进来。一身青纱的彩绣折梅枝金“寿”字的宽袖长衣，外面罩了蓝缎绣云鹤的坎袖褂子，满头白发在脑后梳了个发髻，头上只有翡翠的梅花簪子。那屋子里的两人赶紧起身见礼，口里连说：“母亲！”

那老妇人满面寒霜，理也不理，直接奔着床这边走来。她身后丫鬟婆子



的身子都矮了下去，道：“老爷安，太太安！”

那老爷挥了挥手，打发她们出去。那被唤做太太的少妇则跟着老妇人身后，想要搀扶，那老妇人却停下脚步，望着那太太，语气很是严厉：“当爹的‘孝敬’，当娘的也太贤惠！男人家粗心，女人家就不知道仔细些？好好的孩子，倒让他受这些个罪！”说到这里，指了指房角的冰盆子：“还不叫人端了去，颀儿的身子弱，就是过了暑气，也不能够直接用冰！”

那太太红着眼睛，应声叫人把冰盆子撤了下去。那老妇人又斜着眼睛瞪了那老爷一眼，才转身走到了床边，看到床上那小人醒了，脸色寒霜散尽，已是满眼慈爱。

曹雍望着这个老妇人，这就是那两人说的“老太君”？不知为何心底多了几分亲热之意，脸上表情也不自觉柔和下来。正琢磨着，身子已经被那老妇人拥在怀里，耳边是喜极而泣的声音：“好孙儿，醒了就好，还是到祖母那边去，放你在这院子，我可怎么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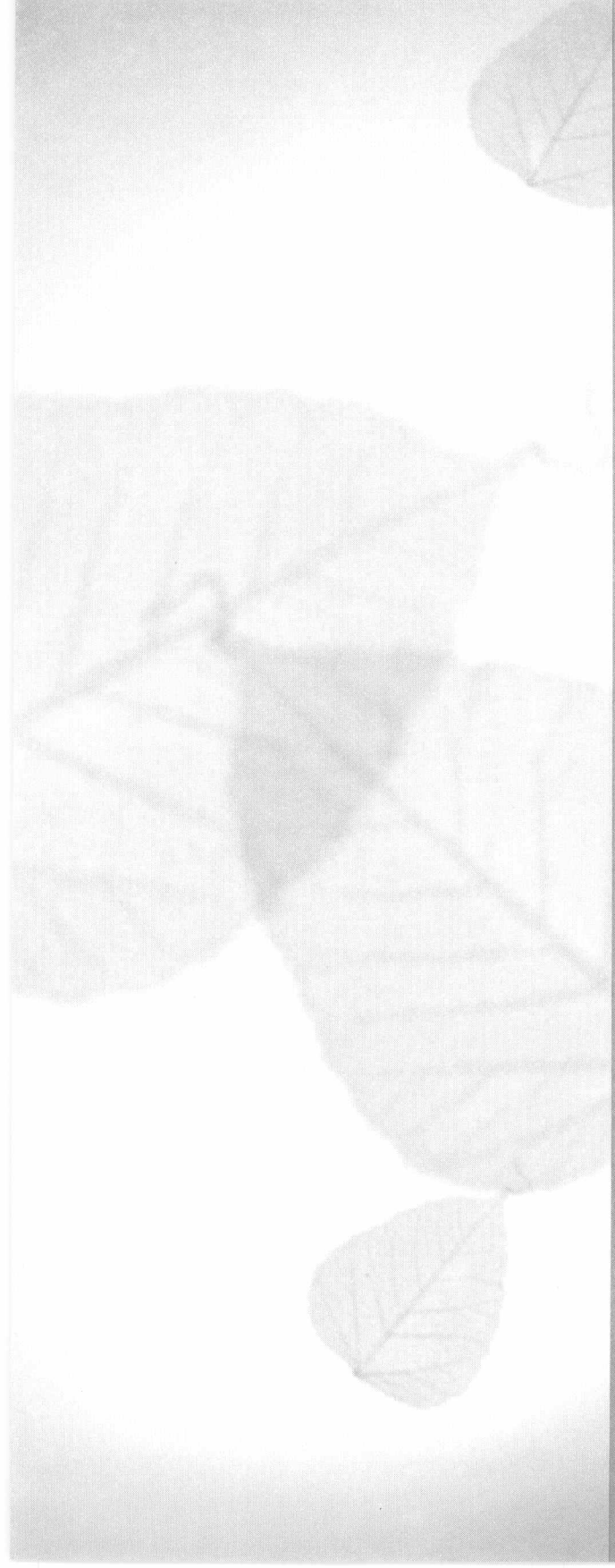
曹雍浑身一颤，怎么回事，难不成他们口中的“儿子”、“孙子”竟是自己不成，脑子顿时清醒许多。

被吓的不仅是曹雍，还有那老妇人。她见孙儿眼睛直直的，满脸骇色，再没有往日的乖巧伶俐，心疼得不得了，顺着孙子视线望去，见站着的那老爷，只当是儿子严厉吓坏了孙子，顿时恼得不行，呵斥道：“站在那里做什么，还不赶紧出去，真要吓死我孙儿不成？”

这边的曹雍只觉得头疼欲裂，抬起手来想要揉揉太阳穴，却被那细细的小胳膊给吓了一跳，还没来得及多想，眼前一黑，人已经晕厥过去。

第一卷

世家子



第一章

往事

在江南，提到曹家，大家未必以为就是江宁织造府，毕竟天下姓曹的人多了去了。但提到江宁织造府，人们却知道那就是曹家，是江南最显赫的世家之一。从康熙二年，内务府在江南设织造府，第一任织造曹玺到江宁任职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九年。十年前，曹玺病逝，蒙圣上恩典，其长子曹寅子承父业，继任江宁织造。

江宁织造府同寻常的衙门差不多，前面是公衙，后面是私府。不同的是，后院中路正堂都空着，东面的几进院子亦是，只有西面三进住着曹寅的家眷。因为重重的院子套院子，倒也不显得拥挤。

西边最里一进的院子就是曹寅之母曹孙氏老太君的住处，进院先是书写着千百个“寿”字的影壁，影壁后是宽敞的庭院，院子中间是湖石堆砌的假山，假山四周环绕着浅浅的水池，水池中金鳞游弋，水面上两只大白鹤傲然站立，偶尔低下头来，叼了水池里的鱼吃。

五间高脊青瓦灰石的正房，门口挂着御笔亲书的“萱瑞堂”三个大字。正房两侧是长廊，一边连着院门，一边通到后院小花园。

正值盛夏，各院主子都午睡，丫鬟婆子也自然息了声响，只有几个在院子中粘知了的小丫头，干完了手中的活计，歪靠在西廊下，打着瞌睡。

没有人注意到，一个穿着银色长衣的男童轻手轻脚地从房里走了出来，站在东廊下，望着水中的白鹤发呆。

若是有丫鬟婆子们看到，定要上前巴结，因为这男童就是府里老太君的心肝宝贝儿、老爷太太的独子曹颀。实际上，此曹颀已非是彼曹颀。三日前，一个几百年后名叫曹雍的魂魄在这个身子里苏醒了。两人名字虽听起来读音差不多，人却差了不知千万里。一个是生在清朝豪门大院的满七岁的世家小公子，一个是混在现代律师事务所充作咖啡小弟的二十六岁的办公室文员。

曹颀醒来三日，亦迷惑了三日，自己到底是曹雍，还是曹颀，虽说自己在那世的经历半点不曾忘却，但这辈子打记事起的各种画面也尽在脑子里转悠。家人长辈的慈爱，下人婆子的奉承，都像幻灯片似的在脑子里转啊转。而见到孙氏（曹颀祖母）、李氏（曹颀之母）、曹颜（曹颀同母姐），甚至见到曹寅都有几分亲近，仿佛他本就是曹颀，曹颀本是他一样，只是大梦一场，如今清醒了而已。

三日，先是焦虑，后是伤心，再后是绝望，看来自己是遇到传说中的穿越了，而且是穿越到一个并不陌生的家族——曹雪芹所在的那个曹家。虽然自己算不上什么“红迷”，但是因这几年的“红楼热”，对曹家的事也多少知道些。

据说，曹家祖上是明军将领，在东北打了败仗后投降，成了满洲正白旗包衣。后来从龙入关，在内务府当差。而后，曹玺之妻、曹寅之母孙氏被选为康熙的乳母，曹寅又自小与康熙一起长大，先是做过伴读，后是做了御前侍卫，曹家因此而发迹。

曹寅之父曹玺任江宁织造，后曹寅、曹寅之子曹颀、曹寅过继之子曹頔先后担任此职，一直到康熙去世、雍正登基曹家才开始败落。原因是曹家与其姻亲李家都参与了皇家的夺嫡之争，站错了队伍，先是支持太子，后是支持八阿哥，就是没有识别出那位四阿哥才是潜龙。

结果，雍正上台后，曹家、李家先后被抄，曹家还好，雍正还算给留点体面，虽然抄家，但京城还给留了两处房产，让曹家的孤儿寡母入住。李家就没那么大面子，妻女仆人在苏州就地发卖，卖了十天都没人敢买，凄惨景象无法言表。

想到这些，曹颀只觉得浑身发冷，如今自己竟成了曹寅的亲生儿子，虽然不知道到底活了多少岁，但总之是年纪轻轻就病逝，还留了个遗腹子，然后就是有曹寅的过继之子继承家业这么一说。想到这些，曹颀又有些哭笑不得，一不小心自己竟成了曹雪芹的长辈，而且极有可能就是他爹，即便不是他爹，也是他大爷。

虽然三天时间不长，但曹颀通过自身记忆对曹家多少了解了一些。知道老太君已经六十八岁，虽然年轻时在宫里当过差，却并不是后世传说中的乳母，而是做过康熙的保姆。

皇家的保姆，可不是大家认为的那种侍候孩子的老妈子，而是被称为“精奇嬷嬷”的高级看护，是皇子皇女身边的生活总管，实际上算是养母。

从顺治十一年春天进宫当值到康熙四年皇帝大婚这十来年中，孙氏一直担任康熙的“精奇嬷嬷”，她与康熙皇帝的感情不亚于亲生母子。因此，康熙亲政后，才会封孙氏为“奉圣夫人”，一品诰命，并且封了其夫曹玺一等男的爵位。另外，两年前，康熙皇帝的第三次南巡就落脚在江宁织造府，因此江宁织造府又被江宁人称为“大行宫”。

曹寅为了不逾越，才避居到西侧院，空了当年迎接圣驾的正房与东边的院子，以示恭敬。就是在那次南巡中，康熙为保姆孙氏的住处题了“萱瑞堂”三个大字，并且在陪同的大小官员面前称孙氏为“此乃吾家老人”。或者正是因为孙氏在宫里当差的时间太长，一直与丈夫两地分居，所以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曹寅实际上是曹家的庶出长子，生母早逝，而养在孙氏名下，充作嫡子。

曹寅自幼聪颖，十月能言，三岁识字，五岁能文。虽然年纪比康熙小四岁，但的确是进宫做过伴读，十六岁后为御前侍卫，此后一直为天子近臣。直到父亲曹玺老迈，才被派到江宁来接班。他先为苏州织造，曹玺去世后接任江宁织造，苏州织造由康熙另一心腹、曹寅的内兄李煦接任。李煦的母亲文氏，最初也做过康熙的保姆，只是当值时间没有孙氏那么长。

曹寅娶的第一个妻子是顾氏，是江南大户之女，夫妻很是恩爱，不过子嗣上却艰难，始终未得一儿半女。后顾氏病逝，康熙皇帝指婚，曹寅迎娶了李煦的堂妹李氏为继室。

曹寅迎娶十八岁的李氏时，已经年过三十。新婚第一年，就添了长女曹颜，数年后又生了长子曹颀。因曹颀自幼身体弱，怕养不住，一直没起大名，乳名叫连生。待到前年康熙皇帝南巡时，住在织造府，亲赐了“颀”字为名，并且恩封了一等轻车都尉的爵位，比他老爹曹寅的二等子只低了四级，每年也拿着朝廷二百三十五两银子的俸禄。因是天子金口玉牙给起的大名，所以“连生”这个乳名就收起不用，阖家大小都改了口，唤“颀儿”的唤“颀儿”，唤“大爷”的唤“大爷”。

曹颀是府里的长子嫡孙，自然成了孙氏老太君的心尖子，打落地伊始就养育在身边，直到半月前过了七岁的生日，才在曹寅好说歹说下移居在父母这边，并且送到族学中进学。没想到，才过了十来天，就病倒了。曹寅夫妇本还想瞒着老太君，不想却东窗事发。原来老太君因见天气燥热，怕孙儿上火，打发人去学堂送凉茶，这才得了信，知道曹颀病休，急忙忙赶到前院来，



训斥了儿子媳妇一顿后，叫丫鬟婆子将孙子与那些铺盖日用一起打包回了自己的院子。

曹颀想到这些，眯了眯眼睛，自己既然知道这个小身子骨不好，年寿不久，就不会提前预防吗？眼下不过是康熙四十年，惨烈的“九子夺嫡”还未上演，只要曹家避开这劫数，雍正还有什么由子来抄家。

想通这些，曹颀提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而更加想念 21 世纪的家人。自己是父母的老来子，把自己当心肝宝贝养着，才会纵容自己高不成低不就地混日子。哥哥家的侄女才小自己四岁，哥哥嫂子也是把自己当成亲生孩子似的对待。自己还没来得及回报这些至亲，就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三百多年前，怎能不让人悔恨不已。不知不觉，眼圈已经红了。

“怎么眼睛红了，大爷身子还不好吗？”随着细细软软的声音，一双小手抚到曹颀的额头。

曹颀听着声音耳熟，抬起头来，来的是个十三四岁的小丫头，穿着乳白色的绸褂子、紫色的坎肩，越发衬着唇红齿白好相貌。曹颀心中暗赞，若是外人见了这般体面的模样，怎么也会当成是大家小姐，实际却是老太太屋里的二等丫鬟，名叫紫晶。

紫晶见曹颀不似往日那样活泼，眼中多了几分担忧。曹颀眼下身子虽小，内在却是二十多岁的人，哪里忍心让这样小的孩子担心，只好依着记忆里的模样，牵着嘴角，叫了声“紫晶姐姐”，话说出口，自己已经被酸倒。

紫晶见曹颀露出往日模样，才算放下心，俯下身子，想要逗他说话，身后传来脚步声。紫晶与曹颀都扭过头去看，堂上正门的细竹帘子撩开，一个十来岁、穿着鹅黄衣服、梳着两个包包头的小丫鬟走了出来，见了两人，笑道：“老太太醒了，正找大爷呢！”出来的也是老太太房里的二等丫鬟，名唤茶晶。

紫晶听了，又俯下身帮曹颀整理了一下前后的衣襟，才退后一步道：“大爷快进去吧，省得老太太等急了！”

被当成孩子这般对待，曹颀很是不自在，但又无可奈何。老太太把他当成心肝宝贝，院子里的上上下下也都眼睛巴着他，稍微有与往日不同的举动，就要吓坏一帮人，害得他不得不按照记忆学着演“小孩”。

心中叹了口气，曹颀迈着短短的小腿往上房走去。那边茶晶已经拎着廊下那几个小丫头的耳朵教训着，声音压得低低的，手上却使了力气。几个小

丫鬟都是十来岁的年纪，耳朵红红的，想哭不敢哭，跪在地上很是可怜。茶晶虽然年纪与她们差不多，却是自幼由老太太亲自调教的，去年就拿了二等丫鬟的月例，这些外面打扫的小丫头当然不敢反抗。

曹颀微皱着眉，不由地往那边多看了几眼，茶晶这才住了手，赶过来掀了帘子，见曹颀看她，却是灿烂一笑，露出两个小小的酒窝，嘴里道：“才好些，就跑到院子里站着，倒教老太太惦记！”

刚被个小丫头关心，又被另外一个小丫头教训，曹颀忍不住要头痛。怪不得《红楼梦》提到宝玉整日在丫鬟堆里混，原来是不混不行啊，自打进了老太太这院子，除了曹寅与自己外，竟没见到第二个男人。眼前走来走去的竟是些大大小小的丫鬟，单说老太太这边院子，四个一等的，八个二等的，还有不入流的二十多个。常来的还有太太身边的，几个姨娘身边的，小姐身边的，尽是每日跟着各房主子过来探望的。曹颀只是无奈，幸好自己是二十多岁人的心性，换作寻常孩子，在这样的脂粉香中长大，不娘娘腔才怪。

第二章

亲 戚

萱瑞堂正房共五间，面南朝北，是按照老太君一品夫人的身份营建的。中间是厅，正对着门口的墙下摆放着丈高的四联黑漆坐屏，上面绘着《老子授经图》，屏风下是一黑檀木的案子，案子两侧是椅背上雕了“梅雀”图样的宽椅，算是主座。与之相别的，是左右两侧雁翅排列的八把椅子，也是黑檀木材质的，算是客座。

西边两间是老太君的起居室，中间是屏风隔开的，外间按照北方的习俗，在屋北侧砌了一溜的两尺来高的矮炕，炕头是顶房高的格子柜，炕上摆着一个软榻，还有一个小案几，上面放着两柄如意；地上是两排椅子，铺着半新不旧的竹垫子，看样子是家里人或者熟客就在这里招待。

里间是黑檀木雕花大床和配套的梳妆台，都是老太君当年的陪嫁。当年孙家与曹家联姻，却是曹家高攀了的，因此老太君的陪嫁极是奢华，至今即使身为一品诰命，用起来仍是不失身份。大床后面百宝格外是一间暗阁，本是老太君上了年纪后耐不住南方冬季的潮冷寒湿，特意在卧房后起的暖阁，用的是地热。因后面的窗户用了绿色窗纱，所以又称为拢翠阁。后来曹颀出世，老太君把他抱到身边亲自抚养，拢翠阁就做了曹颀的卧房。因不朝阳，那里夏日倒也凉爽，住起来很是舒适。

东屋两间和西面结构差不多，只是没有暗阁，也是里间是床，外间是炕，有时候留着亲戚家的女眷住，算是半个客房。

曹颀回到正房时，老太君正歪靠在西屋外间的软榻上，两个丫鬟跪在炕上给她捏肩。

见曹颀进来，老太君脸色多了几分欢喜，身子也坐了起来。

这位对自己慈爱无比的祖母，曹颀却是从心底亲近的。他出生时，父系与母系两边的长辈都已经辞世，虽然自幼父母也是宠着，但与这种隔了辈分